

蒙文通全集

■ 蒙文通 著 ■ 蒙默 編



古 古
地 族
甄 甄
微 微

蒙文通全集

四

古族甄微
古地甄微

■ 蒙文通 著
■ 蒙 默 編

四川省2013年度重點出版規劃項目
四川大學「1985工程區域歷史與民族研究創新基地」成果

目 錄

古族甄微

周秦少數民族研究	(3)
提 要	(3)
序	(5)
第一 周民族之南移	(6)
西周末年之旱災	(6)
江城雨澤獨豐	(7)
宣幽繼世南向移民	(9)
第二 西戎東侵	(11)
獫狁東侵	(11)
犬戎獫狁與太原	(14)
姜戎南侵	(15)
犬封古國	(18)
犬戎東侵周地	(20)
秦爲戎族	(21)
秦即犬戎之一支	(23)

昆夷與羌族	(24)
非子邑秦與犬丘	(26)
秦取犬戎岐豐	(27)
秦取犬戎洛川	(29)
秦晉交逼羣戎	(30)
犬戎侵入伊維	(31)
齊晉霸業與羣戎	(33)
晉楚滅伊維諸戎	(34)
戎入汝漢江淮	(35)
第三 南方民族之移動	(38)
楚人北侵	(38)
百濮南徙	(39)
庸巴羅南徙	(40)
第四 赤狄東侵	(42)
古鬼親與赤狄	(42)
狄來秦晉之北	(46)
狄南滅邢衛與齊桓禦狄	(47)
狄西侵周鄭與晉文創狄	(49)
狄東侵齊魯宋衛	(51)
狄入濟兼并長狄	(52)
狄兼并代戎	(54)
黃河首次改道為狄禍	(56)
羣狄建國拓地之廣	(57)
晉滅赤狄	(59)
羌狄與晉民融合	(62)
第五 白狄東侵	(64)
白狄東徙太行	(64)
魏滅中山與中山復國	(67)
中山稱王與趙滅中山	(68)

第六 東北貉族之移動	(72)
山戎東徙	(72)
驪戎狄祖東徙	(74)
濊貊辰國馬韓東徙	(76)
林胡樓煩西還	(77)
第七 秦西諸族之移徙	(80)
秦西戎族之活動	(80)
義渠與匈奴	(82)
拾 遺	(85)
東夷之盛衰與移徙	(85)
瓜州與三危	(89)
致顧頡剛先生書	(90)
漢末至南北朝南方蠻夷的遷徙	(93)
巴蜀史的問題	(97)
一 巴蜀的區域	(97)
二 巴黔中	(104)
三 巴蜀分界	(110)
四 巴蜀境內的小諸侯	(113)
五 蜀的古代	(118)
六 巴蜀的史迹	(126)
七 蜀的經濟	(135)
八 經濟中心的轉移	(141)
九 巴蜀的文化	(149)
十 巴蜀文化的特徵	(155)
在四川大學歷史系“巴蜀文化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	(165)
與友人論區域史和巴蜀史的問題	(171)
莊躋王滇辨	(174)
一	(174)
二	(178)

三	(182)
四	(185)
五	(188)
越史叢考	(192)
一 越族古居“揚子江以南整個地區”辨	(192)
(一) 楚、越畛域	(192)
(二) 楚、越同祖辨	(195)
(三) 楚、越不同族	(200)
二 百越民族考	(202)
(一) 吳、越	(203)
(二) 南越、西甌	(205)
(三) 雒越	(208)
三 “越裳爲越章”辨	(210)
四 越人遷徙考	(212)
(一) “楚威王滅越，越以此散”辨	(212)
(二) 秦漢時越人之北徙	(219)
(三) 釋干越	(222)
五 古代中國南方與交趾間之民族遷徙	(226)
六 “秦象郡爲漢日南郡”辨	(232)
七 安陽王雜考	(235)
(一) 開明氏遷交趾考	(235)
(二) 安陽王失國年代考	(241)
(三) 安陽王國疆域考略	(242)
(四) 安陽王失國再南遷考	(243)
(五) 安陽王國人口蠡測	(244)
(六) 西于王與西屠國	(245)
(七) 文郎國名質疑	(246)
八 駱越與西甌	(249)
九 漢交趾郡北界考	(254)

十 外越與澎湖、臺灣·····	(263)
十一 吳、越之舟師與水戰·····	(268)
十二 《史記·越世家》補正·····	(276)
羌氏與竇叟及其北遷·····	(295)
漢唐間蜀境民族之移徙與戶口升降·····	(303)
從民族與地理論諸葛亮南征·····	(317)
與友人論西羌與吐谷渾書·····	(330)
獠人入蜀研究提綱·····	(336)
外蒙獨立問題·····	(338)
一·····	(338)
二·····	(339)
三·····	(340)
四·····	(341)
五·····	(342)
六·····	(343)
七·····	(344)

古地甄微

中國古代北方氣候考略·····	(349)
古地甄微·····	(351)
提 要·····	(351)
第一章 上古之開化·····	(354)
第二章 由《禹貢》至《職方》時代之地理知識所見古今之變·····	(358)
一 古文化區域·····	(358)
二 周代之開拓·····	(359)
三 南下水道交通·····	(360)

四 黃河南北沮洳地	(362)
五 黃河區之湖澤	(363)
六 古代北方之生物與氣候	(364)
第三章 古長江中下游之水道與交通	(367)
一 古期思水	(367)
二 古邗溝	(368)
三 古中江	(369)
四 古分江	(371)
五 古南江	(372)
六 古江陵水道	(374)
七 古雲夢九江	(376)
八 江陵南海水道	(378)
九 古浮潛入渭水道	(379)
第四章 《水經注》違失舉正	(382)
一 釋濟水經流	(382)
二 濟南渠水陰溝諸水之亂	(384)
三 濟北濮水、瓠子諸水之亂	(389)
四 華水與鴻溝	(394)
五 漯川與浮水	(395)
六 濟瀆名實俱亡	(397)
第五章 國史上黃河初次改道與狄人東進	(400)
一 河徙與狄人東進	(400)
二 趙溝與狄溝	(402)
第六章 清河、禹河與漯川	(405)
一 清河與禹河	(405)
二 漯川爲禹河前古河	(407)
附錄一 補《水經注違失舉正》一則	(411)
附錄二：古地別錄	(412)
古豫章水道存疑	(412)

古代長江流域之生物與氣候	(413)
周時夷夏之分布與地理	(414)
周代封建與地理	(415)
古代河域氣候有如今江域說	(421)
古水地札記	(424)
漢潯亭考	(428)
附一 《鹽亭縣志》書後	(439)
附二 跋陳御簡詩稿	(444)
附三 《長短經》校後記	(445)
《華西大學圖書館四川方志目錄》序	(447)
成都二江考	
——附論大城、少城、七橋、十八門	(450)
一 二江正名	(451)
二 二江故道	(457)
三 七橋、大城、少城、十八門	(463)
鴻溝由夏肥水過壽春入巢湖通大江考	(471)
鴻溝通塞考	(476)
附：宋代開鑿通漢、淮水道之嘗試	(487)
再論昆侖爲天下之中	(488)
對《辭海》(試行本)歷史地理水道部分所提意見	(500)
致譚季龍先生論清人之黃河故道諸說	(509)
四川歷代盛衰與戶口登耗考略	(511)
四川古代交通綫路考略	(516)
略論四川二千年間各地發展先後	(524)
前後蜀州縣及十節度考	(531)

古族甄微

周秦少數民族研究

提 要

此編爲敘述在西周末期中原西北地區（今甘肅和陝西北部）有兩支不同種別的少數民族逐漸強盛起來不斷侵入西周王朝的邊境，這也正是周王朝衰微的時期。歷史上所稱的宣王中興就是對這一威脅力量的抵抗，結果並不能改變這種局勢，西周人民且有不斷向東南地區淮水漢水流域移動的傾向。公元前七八一年，犬戎就滅了西周，周平王東遷洛邑，歷史上把這以後稱爲東周。陝西省全部漸次就爲稱作“西戎”的各族所占據。在關中一帶地方的有蕩氏、彭戲氏、豐王、亳王、邽王、冀戎等等。秦國的祖先也是西戎部族之一，這時強盛起來，從天水向東發展，滅了關中一些戎族部落，就占據了陝西地區。這時在陝西關中的一些戎族部落被迫東出潼關，一直逼近洛邑，這裏有茅戎、揚拒、泉臯、伊維之戎等部。周王朝東遷後，晉、鄭是兩個強大諸侯，東周是依靠這兩個勢力而存在。鄭在今新鄭，西戎至此，遂停止東向改爲南進，越過外方山至於潁汝之源，稱爲鄆氏（又作蠻氏）。南方楚國此時也強盛起來，於是南下戎人自河南西部南遷，就是所謂陰戎、九州之戎，他們渡過漢水沿楚西境自湖北西境進入湖南。西戎另支申、呂、許諸國在周宣王時遷入今河南南陽一帶，後來申又遷到今安徽壽春，呂

又遷到今湖北黃州，戎人遷入這些地區以後逐漸都和楚人相融合。

當秦國在陝西境內強大以後，住在陝西北方的一支少數民族也就不得不向東遷徙，遇到了在今山西境新強盛起來的晉國，遂從晉北逐漸遷徙到今山西河北間的太行山區，國史稱這支民族為北狄，分別來說，居住太行山區的叫赤狄，留居陝北較弱的一部叫白狄。赤狄最強，和晉國長期作戰。公元前七世紀中期，它滅掉了當時的華夏諸侯黎國（山西黎城）、衛國（河南淇縣）、邢國（河北邢台），此時齊桓公霸業正盛，但齊桓公祇能遷邢、衛於黃河以南築城駐守，於是黃河以北河內一帶皆為狄人所據。狄人因不能渡過黃河，於是西向侵入周境滅了溫原等地，並挑起襄王兄弟內訌，狄人勢力控制了東周王朝。這時晉文公返國，大大強盛起來，於是出兵勤王，收復了溫 and 衛所失之地，狄人退出河內東渡黃河侵擾齊、魯、宋諸國，兵力到達今山東境內，為赤狄最強之時。赤狄是一個聯盟組織，潞氏最強，為聯盟之主，與餘部甲氏、留吁、鐸辰、廆咎如等散居山西、河北、山東一帶，勢如長蛇。晉人用離間之策使聯盟分裂，並在公元前五九四年滅了潞氏、甲氏諸部，僅存白狄居於晉西。晉國用魏絳和戎之策以後，白狄自陝北來到太行山區，建立了鮮虞、肥子、鼓子等國。肥、鼓後為晉所滅。鮮虞最強，曾再敗晉師，至戰國時為中山國，地方五百里，公元前三一八年與趙、魏、燕、韓相約同時稱王，史稱“五國相王”。戰國初，魏文侯曾一度滅亡中山，不久中山又復國，到趙武靈王數攻中山，到公元前二九五年為趙、齊、燕所共滅。這一狄族對華夏地區的侵擾前後達五百年，終於漸漬於華夏文化而相融合。

序

文通研究周秦民族，始於一九二七年冬，時任教於成都大學，初由《左傳》略見西戎、赤狄、白狄先後遷徙之迹，既泛濫羣籍、搜討故實以相佐驗，乃粗明其事。即以所得資料一教於開封，再教於北京。一九三六年任教天津，以顧君頡剛之促，始寫成《犬戎東侵考》、《秦爲戎族考》，繼又寫成《赤狄、白狄東侵考》、《古代民族遷徙考》，刊布於《禹貢》，國內外學人多以余言爲繆。嗣以蘆溝橋事變，京、津淪喪，因挈嬰孺避居意租界，偕三弟思明寓謝君戌生家。痛外患日熾，國土淪陷，念平昔所學多未寫出，懼不得卒業，遂鍵戶寫作，先將周秦民族所研得者並所成四考合寫爲一編，凡四十餘日初稿始畢。時連鎮、高唐間喋血方酣，乃從海道至青島轉開封、漢口返蜀，以淞滬寇氛亦急也。余既歸蜀，教於四川大學，此稿復經修改者再。頡剛入蜀，惠余以之出版，而當時擬作年表及地圖，未得成，事遂中輟。一九五七年夏，余至北京，時科學研究之要求甚亟，頡剛復以出版事相商，余遂以此編與《古地甄微》、《先秦史學史》、《老子王注校本》、《老子徵文》數稿以應。三十年間所寫成者僅如此，余之驚頓不足以言治學，其慚慙爲何如！然此編隨余舟車南北蹢躅烽炬間二十餘年，惴惴焉常恐毀失，今遂得舉其全稿以求教於海內方聞之士，則固一大幸也。憶昔屬稿之初，正外寇方熾之際，侵我東北，侵我熱河，侵我長城，進窺華北，繼之以啓蘆溝，肆虐淞滬，金戈遍於南北，國之危亡若在旦夕，痛國是之日非，憫淪亡之慘酷，遂乃發其憤激之情於戎狄，呵斥訾謗，幾於滿紙。而今則敵寇已降，失土盡復，海內一統，固若金湯，宇內殊俗異語之族，悉乃同胞兄弟之倫，則昔日詆嫫之辭多有過當者矣。初擬修改而後付手民，然一一而改之，其繁難幾同重寫，時不我暇，故姑仍其舊。謹叙其撰寫之端委並志余過，幸讀者鑒諒。

一九五七年六月於北京

第一 周民族之南移

西周末年之旱災

西周末造，一夷夏遷徙之會也。而遷徙之故，殆原於旱災，實以於時氣候之突變。《詩·雨無正》，“刺厲王也”（從鄭玄說），詩曰：“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隨巢子》云：“厲幽之時，天旱地坼。”《御覽》引《史記》云：“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立；秋又大旱。”《通鑑外紀》云：“二相立宣王，大旱。”此應據《竹書紀年》文也。知厲王時饑饉爲困，自伯和之篡，至宣王之立，爲一長期旱災。皇甫謐言：“宣王元年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此固可驚之事也。《詩·雲漢》，“美宣王也”，詩曰：“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惓如焚。”《詩·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詩曰：“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知宣王時亦患旱災，而人民離散。《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詩曰：“瘠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楚茨》，“刺幽王也，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知幽王時亦以旱災而人民流徙。《詩·中谷有蓷》，“閔周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疏云“平王之時”。《葛藟》，“刺平王也，周道衰，棄其九族”，詩曰：“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知平王時亦以旱災而人民之流亡猶昔也。厲宣幽平凡歷一百五十餘年，而旱災與人民之流徙不絕於詩，此國史上一大故也。《谷風》之詩刺幽王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則於時旱災之烈尤爲可驚。

近世考新疆氣候者，以爲“時有變遷。在兩漢時期，雨量充足。自東晉

以迄唐代，雨量驟減。至北宋（十世紀）及元代末葉（十四世紀），雨量又略增進。在南宋（十一世紀）及明代中葉（十五世紀），天氣又復亢旱”。竺藕舫氏驗中國本部歷史上之氣候，以爲“第四世紀旱災之數驟增，而雨災之數則驟減。自晉成帝咸康二年迄劉宋文帝元嘉二十年，一百又八年中，竟無一次雨災，而旱災則達四十次，豈非第四世紀天氣亢旱乎？餘則雨災少者爲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旱災之數爲各世紀冠”，以證新疆氣候在四世紀與十五世紀驟然乾燥之說的爲可信。

美人達克勤氏以松柏年輪之厚薄定往昔雨量之多寡，謂“四世紀以後雨量驟減，至十世紀末雨量稍增，越五十年又減，以至十二世紀末葉。至十四世紀初期，雨量復增。但自十五世紀又銳減，以迄十六世紀初葉”。則是歐美近二千年之雨量亦與中國略同。奧人白路克納亦謂“十二、十三兩世紀，歐洲溫度較低，而十五世紀之溫度則較高”。是皆歐美歷史上氣候之變遷，與中國不相遠。竺氏又言：“據在西美各州古木年輪之測量，斷定西曆紀元前九六〇年左右，周穆王時代，爲雨量豐沛時期。而紀元前七八〇年左右，周宣王時代，爲乾燥時期。”則《隨巢子》、《竹書紀年》、《帝王世紀》及《詩》三百篇所載，信爲巨災。

江域雨澤獨豐

西周末年，雖中國罹此大旱，而長江流域，似實未受此旱災之影響。《詩·谷風》，“刺幽王”，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知於時災禍之巨。古代漢族皆繁殖於黃河流域，當時中國北方必罹旱災可知。《通鑑外紀》引《竹書紀年》：“孝王七年冬大雨雹，牛馬死，江漢俱凍。”江漢之凍，足徵南方之溫度反低而氣候寒，則南方之雨量或豐，未受北方旱災之影響。竺藕舫氏謂：“南宋時代，黃河流域雨量雖減退，而長江流域雨量則反增加。”又據印人華葛謂：“朝鮮、南滿、黃河下游之雨量，依日中黑子之數增加而減退。長江下游之雨量，則依日中黑子之數增加而增進。”依竺氏統計，謂“南宋一代日中黑子之多，爲自晉迄明所未有”，知於時長江流域雨量增加爲不誤。至日中黑子之多則謂“以地面溫度之減低”。竺氏又依終雪期之統計，云：“自南宋高宗訖於理

宗，共有四十次之春雪，則當時溫度特別低減，故日中黑子特別增多。依冬春雪之多少，可知當時風暴之途徑。風暴由長江流域入海，則風來自北，溫度低而多雪。如風暴掠截黃河流域入海，則風來自南，溫度高而無雪。”西周末年之氣候，較之南宋之氣候頗覺相似。竺氏謂：“奧國人勃落克納，以西亞裏海海面之升降，而推定紀元前八〇〇年左右，周厲宣諸王時，爲湖面（裏海爲湖）最高時期。即雨量豐沛時期。”而王以中氏口譯亨丁頓書，以“裏海屬於日中黑子多而雨量亦多之地帶”。則西周之末，中國黃河流域大旱，而長江流域則氣候寒而雨澤豐，故江漢冰凍，牛馬以死。《洪範五行傳》曰：“周幽之敗也，日暈再重，一黑盡上下通在日中。”此殆即於時日中黑子之記載，盡上下通在日中，則黑子之盛也。唐慶臻《中國經濟思想史》稱英經濟家及逢斯倡太陽黑點理論，以爲“太陽倘有黑點出現，即爲農業歉收之象徵，將由是而引起其他經濟事業之衰落。一循環之距離爲十年”。却潑曼倡論謂：“經濟循環一來復，占時凡十二年。”《史記·貨殖列傳》載計然之言經濟循環云：“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白圭之言曰：“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中西諸儒先後研究之結果，於經濟循環所占之年數，意見頗能一致。計然所言當然不及近世經濟學說之詳密。然以二千年前之人，於經濟變化循環之至理，乃能洞若觀火，其識見之度越尋常，豈可思議。計然與及逢斯之能意見一致，蓋同據太陽中黑子之考驗。斯亦足驗證東遷前後，爲日中黑子多之時也。合東西之考察與記載觀之，則有以見西周末年，長江流域雨澤固豐，故宣幽之世，盡力於開拓淮漢之域，而大移徙國人於此土也。民卒流亡，西北空虛，則以西周之人，逐雨澤先已東南遷也。

《黍苗》之詩曰：“芄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曷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曷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此固言車牛徒御，以移徙於謝。平原清泉，陰雨黍苗，則有豐年之樂，足以安居。謝在南陽，爲漢水流域，故曰“悠悠南行”也。《崧高》之詩，“美宣王能建國親諸侯，賞申伯”，詩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又曰：“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